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心剗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剗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徇情於流俗之間為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為先務獎忠實而察虛偽舉淳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取進止

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熙豐劄子

臣伏觀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目增置官局等令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内外官司立旁通格目令各修

具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收支實  
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  
恭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熙洽之運繼神考之  
志述神考之事其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  
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法度制作  
禮樂凡百王之所不敢睥睨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為於  
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不得不廣實理  
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道罔不完具政立而法度已彰矣  
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儲神穆清宅心昭曠日隆於清  
靜無為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猶彼春夏歛為秋冬而成

歲功省官苟之冗員以嚴政本節財用之浮費以裕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為先務也然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徙而不留者時也有天下者執道以御衆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者應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道措之德業固將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於萬世至於以熙豐之時而視今日則生齒之衆多事為之叢鉅豈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則裁省均節固不能悉視於熙豐蓋亦揆之以道度之以時損益盈虛惟義之適立為中制使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實有在於今日之舉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二三大臣審圖

之熟慮之可否相濟於未然之前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斟酌調劑適于厥中官局之可省者省之必務合於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損於國體以道為公惟義理之為從成一代之宏規以昭陛下建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徽廟解易劄子

臣伏觀朝廷崇經以造士詩書周官自我神考命儒臣以訓釋之學士大夫有所取正而不怵於異說非小補也惟易之為書範圍天地幽贊神明極深研幾廣大悉備而獨鉅於傳注諸家之說訓而釋之曷可少哉然而易更三聖

伏羲畫其卦文王繫其辭孔子爲之彖象又爲之大傳說  
卦序卦雜卦等篇以發明其道故易於群經尤備聖人述  
作之旨非特若詩書周官載先王應世之跡而已群經出  
於秦火之餘類多闕文而易幸託於卜筮獨得爲完書自  
漢以來奇辭奧旨闇而不彰鬱而不發則推而明之發揮  
精義以承三聖之述作以折衆言之淆亂非聖人之獨智  
其孰能當之道不虛行理若有待恭惟陛下天縱睿智輔  
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機之暇訓釋  
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  
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爲終始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爲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使聖人之全經彰明較著學者得法象焉實萬世無疆之休取進止

乞編寬恤手詔劄子

臣恭惟宋受天命藝祖創業其得天下也以仁得之列聖守成其守天下也以仁守之重熙累洽百有五十餘載承平之久跨漢軼唐雖堯舜三代之隆亦無以過也陛下光紹丕圖祗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爲治立政造事所以利安元元者無所不至而一以仁慈爲之本可謂深得祖宗

創業守成之道矣爰自臨御以來屢下寬恤之詔宸翰昭  
回至誠惻怛之意見於辭者足以鼓天下之動是以薄海  
內外蒙被德澤天覆地載海涵春育無一物不得其所協  
氣嘉生薰爲太平以仁致治其効如此臣愚竊謂詔令之  
所布寔賴官吏悉意推行不爲文具則寔德之及民者彌  
久而彌廣然詔令之頒降有先後而官吏之去來爲不常  
雖德意志慮具在方冊後來者往往未嘗深究而周知之  
朝廷之上所當以時舉而行之者也陛下邇者幸以紹述  
熙豐政事頒於朝堂矣願詔有司檢會裒集前後所降御  
筆寬恤手詔事件如勸農桑恤刑獄戒搔擾賑貧乏恤鰥



寡孤獨之類通行於天下而非一時指揮者附於紹述熙  
豐政事之後以時頒之申命以告四方庶幾內外官吏深  
惟德意志慮之所在竭力遵奉罔敢怠廢以副陛下以慈  
爲實仁民愛物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

承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辭免除起居郎奏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起居郎日下供職不許辭免者聞命震驚用知所措竊以左右置史日侍清光以書言動接武侍從雖爲高華宜得天下英俊極一時之妙選以副公議如臣不材何以稱此雖奉宸翰不敢稽留黽勉就職退量謏薄據非其所終不自安伏望聖慈察其忱誠收還誤恩以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赴講筵侍立後時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垂拱殿起居訖赴延和殿侍立退詣崇

政殿門外計會講讀官同赴邇英閣講筵是時講讀官已  
先入遂致趲赴侍立後時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  
慈特賜黜責施行

### 謝放罪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侍立退赴邇英閣講筵後  
時具奏待罪伏奉御筆放罪仍封還奏狀者黼座臨軒幸  
侍龍犀之表經筵勸講獨轄鴻鷺之班剡章方俟於嚴誅  
灑翰遽從於寬宥驚慙有醜感涕無從中伏念臣智不逮  
人材非適用驟從疎遠竄取清華靜言遭遇之因皆出聖  
神之造屬便朝之聽治叨戴筆以紀言以草茅之資奉威

顧於咫尺以口耳之學聞訓誥之淵微方號號以震驚  
規規而失措臚傳放仗爰就列以言旋正席橫經遂愆期  
於旅進考情實雖由於過誤嚴分守宜抵於譴訶輒陳自  
効之章顧正慢朝之罪伏蒙皇帝陛下擴乾坤之大度軫  
父母之至慈察臣趨造之心非敢後也閔臣委蛇之跡如  
或使之亟推宥過之私遂置黜幽之典特頒奎畫仍却囊  
封禹致群臣之朝甘遂後期之戮湯去三面之網舉知善  
貸之仁丘山之賜不賞螻蟻之誠何報仰酬覆燾誓極糜  
捐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右臣伏觀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遽適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傳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道

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瀕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

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忝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此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診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

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膺筭之寶  
屢降御筆處分疏導馭勢漸退洛難畿甸旁近皆罹其  
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  
未可以謂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堤防冀念天戒益以  
修省不可忽也臣愚忝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  
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  
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  
定鼎眷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  
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  
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



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䟽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得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其意以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

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隄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總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

白沙蕩中半迫都城散漫幾旬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  
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  
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䟽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  
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  
猶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  
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  
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  
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  
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  
蕭條帑廩匱乏道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

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真是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此年以來工役饗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致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減食者幸歲豐登

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懔懔也養兵是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願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察下臣章率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此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廢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一

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隄防遷陵都城久未退息願具

甚大誠不可忽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  
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  
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已以詔萬方親御  
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水官  
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驅策之與其患難所以  
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  
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習中之  
誠感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  
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下裁察

貼黃二

臣區區之誠以謂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膏點  
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  
懣嘗鑒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己輒復妄發伏望  
陛下察臣之意少賜寬假無使忠義之士鉗口結舌視  
臣爲戒天下不勝甚幸

論水事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二日曾具奏以暴水爲災迫浸都城恐非細  
故欲望陛下寬長天戒招徠讜言仍有已見急切利害乞  
因侍立直前奏事今月十三日崇政殿侍立宰執退傳旨  
令臣先退更不侍立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見今居

秉待罪不敢供職伏望聖慈特賜黜責施行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都外積  
水不當唯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訖  
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宸筆正刑尚寬斧鉞之戮罪深  
謫薄感極涕零中臣聞明目達聰者君之經陳善責難者  
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  
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撲鄙  
之資玷清切高華之選儻遇事而懷祿實覩朝而覩顏一  
時隄防失虞水潦暴集方詔令之旁午見睿智之焦勞而



臣仰荷眷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  
疎誠私憂而過計念黷愚之妄發知罪戾之難逃一再覘  
官蒼黃去國端以載筆夢想雲龍之遊劍浦征商分甘莞  
庫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兼  
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躋察臣精誠本非沽激特  
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銘佩隆恩誓堅素守  
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義爲大閑益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積水  
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十二日准

告叙復承事卽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祇受訖海隅遠  
方履薄而臨深帝澤霽流爰赦過而宥罪致茲孤陋亦荷  
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謝中伏念臣奮身寒苦遭時隆昌  
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大過誤蒙識擢躋處高華蘭省  
爲卽荐膺器使霜臺舉職親被褻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  
吏珥螭坳之筆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  
敢效危言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實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  
自作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卿忽拜復官之命  
負罪至重雖未削於丹書歷歲終周已悉還於舊秩省循  
既往銘刻何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出寧執古

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赦以恤刑蠢愚  
爲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之階示以滌瑕之漸  
荷恩益腴矢死爲輕再念臣一去彤墀屢經霈澤親年踰  
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闈遠者三千廿有之奉父闕方  
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興言及茲追  
咎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  
復言者願垂日月無私之照獲伸烏鳥欲養之心則臣失  
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

謝知秀州表

宣和六年丙除太常少卿此表不曾上

與筆記言久違於螭殿分符共理濫守於海邦初見吏民

具宣德澤

中伏

念臣迂愚

有素區

亦云區

結約

亦云

亡奇徒

竊慕於古人曾弗通於世務親蒙識擢躋處高華不能緘

默以保身乃以狂狷而速矣一從斥逐七改星霜侍黼座

之清光徒勞夢想躬米鹽之俗務彌自省循迨奉寬恩遽

罹艱棘終寢苦之制僅不泯於餘生有負薪之憂未自歸

於銓部寧期甄錄謬及尋庸假以紱章之榮付以民社之

重惟嘉禾之小壘當浙江之要衝水旱相仍流移方甚牧

養實資於愷悌推行宜適於變通豈容拙疎輒此叨據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用人惟已而蓋其

前愆以道觀能而收其後效起從謫籍俾守藩條臣敢不

仰體蒼慈俯矜凋瘵雖抑強扶弱初無一日之長而宣化  
承流願奏三年之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求直  
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再  
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濟患  
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  
忘生觸死願效區區之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近以太常  
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  
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  
功必思所以待盈守成慕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  
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

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撫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為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

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廢僚疎賤不  
獲與議論之末竊有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  
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  
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  
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  
勵兵多方捍蔽然要須知其本原蔽乃可制社牧所謂上  
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誠爲知言前者已不  
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  
已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  
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



已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舻相銜營繕宮室  
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  
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  
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凡此數事在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為甚輕然而  
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為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  
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必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  
下歸仁修己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為之臣願  
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

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  
前項數事更顧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  
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  
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  
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  
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歛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  
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  
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  
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  
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

王謬訪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群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况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遜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

夫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  
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  
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  
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爲持久之  
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  
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  
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內帑已盡取之封  
禱而封禱已無取之闔閭歛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  
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  
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

毛舉僅及百分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况於權臣貴戚近倖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圍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旣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橋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  
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二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

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  
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  
浙公沅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  
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夷狄  
不難禦也臣所謂審弼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  
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弼令弼令者  
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  
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弼令必  
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  
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

比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  
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東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  
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  
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  
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  
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  
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摠攬權  
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  
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  
其或未允聽令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

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指夷狄不  
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  
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  
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  
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旣廣取於民者常  
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  
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  
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  
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  
折衆戶共分皆爲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



額賊吏猾胥目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騷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惠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廢使民心安安而姦猾不得以搥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

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得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略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權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

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侍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堡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

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  
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  
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棄我之虜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  
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  
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  
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  
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霸上棘門細  
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  
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  
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

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  
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  
頡利遂還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總數驛真宗  
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  
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  
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  
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  
狄人誰與俱况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

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擇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計  
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  
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  
日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  
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  
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  
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  
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  
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  
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

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  
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堂構畀付之重俯為子孫蕃  
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  
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  
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  
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廢幾爲堯之言或有滄埃之  
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  
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召赴文字庫抵牾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御堂

議事訖隨宰相赴文字庫抵牾引對具見劄子

臣伏觀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掎克之法招徠忠謹之言討論得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也然臣以謂事勢迫矣結累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保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



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載隱諱以  
趣禍亂廢然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  
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決於陛下方寸間  
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  
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謂  
我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  
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  
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  
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  
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

之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  
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  
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衆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  
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  
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間  
巷之人戶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  
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  
淮浙兵二也撓攔公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  
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曾不  
深計而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

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昇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  
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不得  
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儻不契聖  
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  
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  
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  
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  
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  
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

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  
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  
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  
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  
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  
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  
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  
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  
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今日之事寧復有大  
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

此者欲陛下深恩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如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紱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

田千秋戰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  
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奏議卷之三

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

內稱公二十六日  
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  
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  
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粲然  
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  
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  
年孝友之義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  
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

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  
度紀綱蕩無統攝陛下復位適當斯時得上應天心下  
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  
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皇帝  
下罪已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指克之法招徠  
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  
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  
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  
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  
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



墨悔前日之非備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  
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  
招權怙勢首爲其謀以佞倖之姿獲帥保之任有如王黼  
蔡攸者以穿箭之質挾奸雄之謀作竒殺淫巧以蕩上心  
運花石竹木以歛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括歛財賄  
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養之私擅威福之  
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實此於四凶誅  
宜行於兩觀墜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  
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  
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昇付

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慝冒寵尸祿無補國家

嗟然不言致危宗社其四不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  
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以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  
聞仰讀之人爲之掩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  
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儼然  
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  
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已  
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入於  
開廢踈賤之間所謂擢卒以將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  
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昧恐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  
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即日因都城暴水變

具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以謂陰  
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  
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  
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  
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詳言  
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  
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  
災或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  
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公有  
善言三而災或爲之退三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

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  
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示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  
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更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  
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  
象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  
而未融方中象氣復作至春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  
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  
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摠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  
可如此今事勢迫急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  
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

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  
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  
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  
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  
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  
甚取進止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綱伏覩道君皇帝斷自淵衷傳位皇帝交遜之際燦然明  
白雖堯之禪舜無以過此下視唐之諸帝夫何足言綱竊  
以謂名號之稱宜極尊崇以彰盛德伏請尊崇道君皇帝

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務合典禮以昭示四海而垂無窮伏乞朝廷詳酌召百官赴尚書省集議施行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廷和殿進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陷燕山入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擡河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陛下初即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

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  
君皇帝付託之意臣不敢遽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  
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實皆至計  
伏望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今具畫一下項

一今來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  
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  
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  
使虜驚顛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  
漢亞夫列傳可以爲法



一今來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  
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  
明之人二也欲厚邀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  
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以謂金國欲尊  
大之禮當預體事之如文王之事撫鬻以紓一時之  
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  
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  
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  
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  
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

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賴塘灤爲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今來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爲之一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於濟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且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爲率據要堅守慎勿與戰使其

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絕其糧道徐議攻戰  
度爲萬全然後舉師虜必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略武勇爲士  
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及第并曾  
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略擇相貌耆龐識見高遠者隨  
材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選諸  
色廂軍可用者充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畿甸  
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還歸農  
一以二十萬爲率與已起發兵通爲三十萬分隸三大

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績次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酬獎

一歲旬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私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郡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癯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當

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陵寢理宜脩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脩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夫故事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士氣以憎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叙述無法全不曾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宮膺受天命

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遲而赦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叙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搔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搔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鋪兵

奏議卷之四  
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置烽火綽  
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頂白旗子探報給降銀字牌爲  
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發運  
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人委以轉  
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兼領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以爲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社之  
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永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聖皇帝受內禪二十九日

惟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  
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  
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竊以周  
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  
時貳卿實重其選况今夷狄內侮邊隅動搖方艱難多事  
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以昭藝祖之丕烈宜有英  
俊來陪昌期如臣孱庸何足採拔雖往年論事濫得於虛  
名然今日建官宜收於實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

恩以安愚分

論募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延和殿賜對得旨講求募兵之策二十九日

蒙恩除兵部侍郎即日下供職三十日再對延和殿進呈乞委臣同度員畫一施行

臣近蒙恩賜對便殿而奉聖訓講求募兵之策臣竊謂今日募兵訓練宜依倣周官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創作六軍每軍二萬五千人合十五萬人先會計在城畿甸禁兵數目若干諸色廂軍揀選強壯者數目若干不足則召募應逃亡軍人不拘曾作盜賊有罪犯諸色人不足則起畿甸保甲不足則起近畿州縣民兵即時團結為保仍於吏部揀選召募大小使臣校尉曾應中武舉及有邊功及有方

各人量材選充部轄將校近上將佐自朝廷選差其召募  
去處合分作四項一項招揀一項刺項一項圖結一項給  
賜利物並即時相關了當候人數足日令於京城四壁園  
苑內分屯逐時訓練其合用旌旗金鼓甲冑器仗帳幕什  
物並計定數目分委開封府將作少府軍器監即時置造  
應副不旬月可以集事如合聖意乞委臣相度具畫一奏  
聞施行取進止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  
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爲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而行之而

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於師之上  
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  
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  
之於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恃愈  
甚其勢非用師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  
必成然功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爲戒而已臣愚伏望聖  
慈深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爲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奏劄  
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御批

然不可輕若他先敗盟可也慎之慎之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開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宣和初道君太上皇帝識拔執筆螭砂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事當路擠排流落七載太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遣吏弛

備盜據全燕肆其凶威干犯王略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  
授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歲  
首太上皇南幸淮制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臣  
又躬述利害回鑾輿之幸為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無  
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賤加褒用擢自庶僚不伍日而  
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頓殫  
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  
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  
晝夜巡警戰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  
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

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實無它腸特賜

宸翰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縑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  
俾還舊物

原本欠此六字

爲守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

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  
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惟是  
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即取最  
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  
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旣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  
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旣垂臣本志兼統軍事宜其所宜祖  
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  
不得專其制今臣旣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



法未見其可臣竊謂叛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  
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撫  
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固圍以  
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内外人心既以救寧臣當  
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謗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  
定有如曩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難困阨良嘗有力  
乃顧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  
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乘時過主以成功久安  
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之昔以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說謗豈得安處

寵榮不知戒懼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冒魏我進  
長樞廼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  
至誠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爲虛文特降奪旨追寢隆恩  
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  
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副由中之  
命豈材慙於柱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慈求安微分謝  
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術迂疎常自信其樸忠願者聞於狂  
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

爲稅趣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  
以犯順吞噬幽薊踣藉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  
誠之際上皇順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  
欲而保神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繁人力實賴天功而臣叨  
擢任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  
師每揚聲於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熊虎之  
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以何虞俟  
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湊各喋血秉勝之有聞壯士雲  
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  
其形勢累疲糧食空乏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

膏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絕足馬踦輪之返重  
幣復得如苟息奉壁之奇貴質未歸笑知璧真褚之陋惜  
貪夫之妄作悵幽出而失固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  
之勤微臣初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謬真莫能蔽增領備  
禦之政俾兼宥密之謀鑒照若茲糜捐同避然孤危之跡  
謹免謗傷而驕禁之胡既從和議驚寇未定施表餌以何  
堪素志不伸覽臨鈐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須臾將分布  
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澤於淮浙遂天子  
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畫久逸永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  
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

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廢全終始或解怨  
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  
易盈之量崇難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感譬  
君載馳以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  
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它可從唯求  
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土地爲人子  
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泺以爲固今割以與  
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彊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

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稅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衄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

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有一  
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  
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  
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  
本約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  
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旣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  
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鎮  
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  
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  
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

四者皆不可不預爲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之天下不勝幸甚